

城市变迁

记忆深刻的一件事。那一年,在媒体工作的我随市有关部门到江北城走访问困难职工。在一幢“干打垒”宿舍楼的一间又黑又小的房间里,两张单人床几乎占了全部。门打开着,过道外煤炉子熏人的气味直往屋里灌。床上躺着的是一位曾经受人尊敬的老职工,严重的风湿病让他再也无法站立。他闭着眼一言不发。其老伴解释说,平时没啥人与他说话,大概他已经不习惯说话了。就在一群人放下慰问品准备离去时,老职工突然睁开眼“哇哇”大哭起来,那汪汪的泪水和无奈的眼神令在场的人全部停住脚掉了泪。我不知别人的感受如何,我是好几晚不能入睡,一闭眼那老职工的哭声和眼神就像要把我的心撕裂似的。

拆迁是一段历史的结束,也是一段历史的开始。2003年,江北城全城拆迁,动迁人口有十来万。这是一项异常艰巨的工程。但有着“三峡百万移民”经验的重庆最高决策层十分从容地破解了旧

记忆之城

蓝碧春

城改建的种种难题。据了解,江北城拆迁补偿之优惠,拆迁安排之合理,拆迁户的满意程度,是其他地块无法比及的。我至今相信,父母官们尽了最大可能观照被社会称为“弱势群体”的江北城的居民们,让他们享受了几乎能够享受的一切优惠政策。

我曾多次到拆迁户较为集中的南桥寺和五里店一带作过采访,欣喜地见证了江北城居民居住环境的巨大变化。在南桥寺的一个花园小区,高扬的白色风帆下,三三两两的居民正坐在雕花铁椅上休息,旁边是湛蓝湛蓝的环形游泳池。浮苍滴翠的林阴道上,我见到一对老夫妻正牵着孙儿的手在悠闲散步。仔细一看,不禁笑出声来,这不就是在江北打铁街居住过的李铁匠夫妻吗?当年他们是赫赫有名的人物——“董董户”。其实,老李一家实有苦衷,大董的两个儿子和老两口挤在十多个平方的平房里。大儿子结婚,只好把自家搭建的厨房改为新房。动迁时,老李一家

横竖一句话:要两套房!否则不搬。说起当年的事老两口脸上开始还有点不好意思,但很快就挂满了笑容,抢着告诉我,多亏政府特殊情况特殊处理,补了点钱,分了两套两居室房子。李铁匠搓着长满硬茧的双手连连感叹,要不是动迁,现在这种日子想也不敢想啊!“你看,我们现在住的像不像‘洋房’?”他指着不远处的小楼说。那一刻,与老李夫妇一样,我的眼里也噙满了泪。为穷而守志的老江北城人终于过上好日子高兴,也为他们真心祝福:越来越好。

搬迁后的江北城宛如一座空城,空旷寂寥。除了江北嘴河边正在施工的重庆大剧院和重庆科技馆的基础工程外,其他地方似乎没有多大动静。经常凭窗凝望,竟然望出了名堂。有一天突然发现,一幢幢高楼拔地而起,密密麻麻,紧紧匝匝,已形成了江北城新的天际线,并正对以江北嘴为圆心,以黄花园大桥北岸和正在修建中的朝天门大桥北岸为半径的那一大片扇形地

形成合围之势。啊,江北城像凤凰一样要浴火重生了!

在重庆的经济版图上,渝中半岛历来占据着都市圈的核心位置,重庆经开区、高新区则是高速发展的象征,而南岸、江北等区域经济早已开始发力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江北城蕴涵的发展机遇晚了一步,却起步不低——纳入重庆中央商务区,与渝中区朝天门、南岸弹子石构成“金三角”。经市人大审议通过,江北城规划定位为“记忆之城”和“未来之城”——一座让历史和现实结合起来的小城。这就给了人们更多的期待:它该怎样来演绎一个地方的历史与未来?在与其他区县的城市品牌产品共同承担起把重庆打造成功能完善、环境幽美、生活舒适的山园林城市的历史使命中,它又将如何突出其自然风貌和差异化优势?它会成为美丽江城王冠上的闪闪发亮的钻石吗?

新的江北城是一种诱惑,一种挑战,一种补充。八十年后它会成长成什么模样,人们完全可以去想象。繁荣?舒适?和谐?亲民?总之,当它重新回到人们的视线中时,相信它一定是一座扬波江河拍岸九州的美丽城市。

作为江北城的女儿,我将继续生长成熟我的记忆。(下)

百姓生活

外孙女圆圆

喻承华

我的外孙女很招人喜欢。她长得圆头圆脑,圆圆就成了她的小名。外孙女渐渐长大,圆圆的小脸也渐渐鹅蛋型,平添了几分秀气,一对黑黑的大眼睛格外透亮有神,配上微抿的小嘴儿,扎着一对羊角辫,那样儿着实逗人喜欢!

她不仅长得可爱,而且小嘴特甜。有人逗她:“家里的人你最喜欢谁呀?”她想都不想,“都喜欢”,逗的人不甘心:“那谁排第一呢?”她马上说:“爷爷排第一”(她从小就爱外公叫爷爷)“为什么呢?”“因为爷爷总给我买好吃的”“奶奶也给你买很多好吃的,那排第几呢?”她眼睛一转:“奶奶排第一吧”“那姑妈也给你买了好吃的,还给你买漂亮的衣服,排第几呢?”就这样问来问去,她全排成了第一,“哪有那么多第一呀?”她却振振有词:“可以并列第一呀!难道你们不知道吗?”提问的人再也无法可说,在场的人无不夸她聪明。

馋嘴和贪玩本是儿童的天性,记得我小的时候,只有逢年过节,母亲才能挤出一点零花钱,弄点小吃解馋。待自己有了孩子时,虽说生活条件有所改善,却也不宽裕,所以孩子们盼过年过节。平常也只能在周末改善一下伙食,买个冰棒吃,就算奢侈了,现在回想起来还感到十分的愧疚对孩子。如今,生活条件不断的改善,衣食无忧了,晚年尽享天伦之乐,无事总喜欢给圆圆买点好吃

的,作为对她的关爱。圆圆能感知这种关怀,并能回报。有一次,老伴腰痛,圆圆看见老伴躺在床上,忙到跟前问:“外婆你是不是累了,我给你捶捶背吧,妈妈说我捶背好舒服”,于是,两只小手便不停的在老伴身上敲打,还一边捶一边问:“舒服一点了吧,以后累了就别干活了!”老伴逗她:“我不干活谁干呢?”她眨了眨眼睛,无可奈何的说:“我要长大些就好了。”忽然灵机一动说:“不如请个人帮你!”老伴又逗她:“可我没有那么多钱呀”她马上说:“这好办,我把我的压岁钱给你,这样可以了吧!”她还真的找妈妈要她的压岁钱,说要给外婆请人帮忙干活。她的爱心的确让我们感到十分的欣慰!

一次,小家伙在图画画,我因琐事与老伴拌嘴,不经意的提高了嗓门,只见她回头看了我们一眼,仍旧画画,当我俩争论不休时,只见她拿着刚画好的画贴在餐桌对面的墙上让我们看,没想到她竟然模仿“禁止吸烟”的标志,自创了一幅“禁止吵架”的标志!那图圈里有两个怒目相视的人,头顶上还有窜起的火苗!画得真是惟妙惟肖!我和老伴不禁哑言失笑,一场争吵就被这无声的规劝制止了。

与外孙女相处,让我品出了什么是天伦之乐!尽享孩子的天真、活泼、聪明、伶俐,以及关注孩子的健康成长,这就是天伦之乐,人生极大之乐也!

人与自然

有鸟来朝

漆园子

在汉语里,“百鸟来朝”一词意味着吉祥喜庆。今天在钢筋水泥筑就的城市,一鸟也是“来朝”——它形单影只地飞临我们的窗前,也令人欣喜。昨天,看见对面窗户一只黑鸟跳来跳去,是八哥,那家人吉祥了。而在最近,我家附近的湖里,来了四只候鸟——我们这座城市吉祥了。

想起今年春天一件事。一天傍晚,在朋友家的楼梯口,见两只通体漆黑的大鸟在路灯上扑腾,叽喳乱叫,似要撞墙。我站在那里看了好一阵。

两只鸟儿着急的样子在我心里搁了很久。半年后,已淡忘此事,朋友却拎出一只鸟笼,里面有两只小黑鸟,说他们半年前在屋顶花园捉到的,当时尚未足月。天啊,那两只黑鸟发亮的小鸟,跟半年前那对大鸟一模一样!

立即想起那对鸟夫妻悲愤撞墙的情景,它们是痛失亲子啊!我为朋友的行为感到羞愧。我说,有鸟来家做窝,很吉祥呢,你把鸟窝掏了,就把好运赶

走了。朋友无所谓地说,继续把小鸟养着。大概半月前,我们发现湖里来了四只水禽。它们在湖里扎猛子,绝不靠近岸边,它们怕人,所以无法辨识其种类。

天热的时候,远近的人们以及狗们都在岸上跑步在水中游泳。水里有不少野鱼,但湖面除了两只翠鸟,一只高大的白鹤,再无其它飞禽。这是一个寂静甚至寂寞的湖泊,可是现在,竟然多出来几只水禽!

入冬以来,在湖边锻炼的人只剩下我们一家和一个执着的中年男人,对于双方来说,我们都是熟悉的陌生人。那天,我们终于忍不住要和这位“熟悉的陌生人”分享那四只水禽带来的快乐,他说,三年前就来了,来过冬。

是候鸟啊!它们居然莅临这个被住宅和公路包围的湖泊!想起法国纪录片《梦与鸟飞行》里,那些飞越万重关山才最终到达栖息地的候鸟,我总是为它们的坚韧而感动。而这几只比鸳鸯还小的无名水禽,每



科多帕希火山

弗里德里科·岳奇

年要经过多远的路途,才能到达这个湖泊、它们越冬的家园?今天,在我们这座跳动的城市,连青苔、蒲公英都可看成稀有植物,如果有候鸟来栖,简直是我们的荣幸;它们的到来,说明这里的环境有所改善。

但是,他说,每年来的都是这几只,说明它们的种群没有扩大,说明生态仍然堪忧。从这天开始,我们在湖边

遛狗时,不再放开牵狗绳,怕它在树丛里乱钻,因为这里已成为光荣的候鸟栖息地。

无法忘记《梦与鸟飞行》开头那句话:“候鸟的迁徙是一个关于承诺的故事”。但愿,这几只无名水禽也是为着某种承诺;飞越万重关山,是为了来安抚这个寂寞的湖?但愿,它们明年还来,来安慰我们荒芜的心。

但是,在这篇文章中,我还不愿说出这个湖的具体位置。因为,昨天,我看见了那只孤单的黑鸟,半年前,当它的女儿被人出于娱乐虏获而去时,它并没有远走高飞离我们而去,因为这个长着树木杂草的园子是它的家园,守望这片园子,或许也是它的承诺?

但是,另一只呢?会不会也像它的雏鸟一样,被无知的手攫住?

在床上翻来覆去一个劲抽烟,整整一夜没合眼。

可日子还长,半夜的梦里只有一个心愿,说啥也不能让可怜的孩子失学,不能啊……

阳光100 SUNSHINE 100 爱心传递 本次活动由阳光100赞助 阳光100国际新城: 6288 1888 阳光100城市广场: 67982111

情感空间

恋爱的成本

凌波

恋爱需要成本,这是颠扑不破的事实。爱情与金钱本是无法分割的,浪漫需要物质的支撑。有人说,爱情之路是金钱、物质与精力铺成的,只不过有的人节省一点,有的人耗费多点。将爱情进行到底,说容易做起来累。

恋爱,犹如经营,有的高投入,高产出;有的却是低投资,高回报;有的脚踏几只船,大玩跨界经营,自己玩死了自己;有的却是长年专攻一点,结果也许是由于单点作战,风险难以避免,终于在了一棵树上吊死——纵使一下不死,至少几年里恢复不了元气。当然,从一而终,终获丰收也不在少数。

晓海和女友约好了晚上见面,等不到下班就打的打的前往,见了面正是吃饭时间,在那家人来人往的饭店里,花了一个半小时和180元钱,然后,他们逛商场,女友的收获是一件无袖短连衣裙,一双凉鞋,一瓶防晒霜和一个挂件,只要晓海送其中的防晒霜,价值260元。

“血拼”完了要找个地方休息。放着悠扬的爵士乐的酒吧两人都喜欢,来一扎啤酒,放松心情,腰包也一起松一点。音乐迷人酒醉人,一不小心过了一段时间。第二天还得上班,忙忙打车回家。送女孩子天经地义,何况自己女朋友。不过城南再城北一圈绕下来,足够两个人坐情侣座看大片或者吃一顿麦当劳了。周末,一直在自责中的晓海作为回报咬咬牙请女友到他们说过好几次的

一家宾馆的西餐厅吃蜗牛和鹅肝。492元的晚餐当然好吃。

看着银行存款,形势比较“严峻”,使他意识到谈恋爱必须要像做生意一样搞成本核算。不然,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够一个星期面用的。办公室里一张复印纸要用两面,高产出;有的却是低投资,高回报;有的脚踏几只船,大玩跨界经营,自己玩死了自己;有的却是长年专攻一点,结果也许是由于单点作战,风险难以避免,终于在了一棵树上吊死——纵使一下不死,至少几年里恢复不了元气。当然,从一而终,终获丰收也不在少数。

一位已婚的朋友坦白,他当年玩的是空手套“白狼”,空手的意思不是什么都没有,至少外观是要讲究的,谈吐是要得体的,就像银行的个人信贷,很多时候是看这个人到底有没有吞吐莲花的本事;爱人其实也不是贪得无厌的“白狼”,只不过和你在一起,总得想想你能给对方什么——需求由此而生,关键在一“套”字。此中高手多懂懂得如何控制成本而效果不减。“我在追求她的时候,经常说我要买花送给你,然后我带她去逛花店,看到价格不菲的花束,她就主动说‘太贵了,还是算了’吧。”你看,我的策略就不成功了吗?”由此看来,这位朋友显然颇懂得心理战术,当然,当你的女友开始心疼你的开销时,胜利就在眼前了!

半农的良心

李全海

半农年近百,两鬓斑白。他有仨丫头一小子,老大上大学,老二读高中,老三念初中,老四刚上小学。半农种了十多亩,还揽了人家不愿种的地。都怪自己生那么多孩子,他的腰弯啦,背驼啦,可还是供不起孩子们上学。但孩子们上哪,都说要跟大姐一样,考上最好的大学。半农用他那满是老茧、黢黑裂满口子的双手抚摸着孩子们的头,他不住地点头,让泪水不经过眼帘

直接流进喉咙眼。

半农耗尽全身力气又承包了两个鱼池,一个养草鱼,一个养鲫鱼。草鱼到年底卖钱,鲫鱼供城里人周末来钓鱼玩。于是他成了半个农夫半个渔民。每到周六周日,鱼池四周停满各式各样的小轿车。半农没啥文化,但比那些追车族还厉害,什么桑塔纳、北京现代、奥迪、皇冠、奔驰……他一眼就能辨出来。

半农累了便会点起烟袋锅,蹲在那儿听可长们相互调侃,眼睛直溜溜盯着那些小轿车发呆。他知道自个老啦,这辈子的梦是没法兑现了。他常在梦里开着东方红手扶拖拉机,用它种田种地,用它运牲口运粮食……只有在梦里的那一瞬间,他那布满褶子的脸上才会流出浅浅的笑。

半农咬着牙买回两副上好的麻将,是钓鱼的科长、处长、局长们提出来的。半农不让老婆孩子拢这些人的边,他自个给他们端茶送水,头一次见他们玩麻将时,吓得茶壶掉地上摔成三瓣。

天哪,这帮人一顿饭够他起早贪黑忙乎半拉月,一场牌他得撇着屁股风里雨里干上半年。为了孩子们的学费,半农含着泪眼昧着良心在卖鱼的秤上做了一回手脚。做了手脚后的那个晚上他

诺威的所有名流,包括一些国家的王公贵族,绝不能有任何差错。”奥古斯特一字一句,重若千钧,压得莱布尼茨有点喘不过气来。

“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在中德运河上多建立一个水轮磨坊,作为亚里士多德的动力系统……” “在运河上建立水轮磨坊,这可不是个小小的要求!”奥古斯特公爵斜着眼看着莱布尼茨,“不过,我全都答应你,你尽管发挥你的才智,不用担心其它的。”

说完,公爵大踏步地向庭院走去,躲开在屏风后的苏菲夫人吐了一口气。莱布尼茨也并不是不自信,不过总是觉得还缺乏一点什么——如果能一睹《周易》原本全文,那他一定会找到更多理论来佐证他的二进制,那是多么令人激动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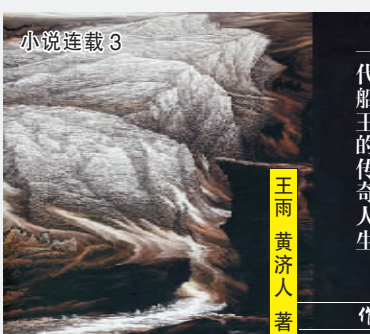
莱布尼茨抬起头来望着东方,外面的汉诺威冰天雪地银装素裹。不知道他的信已经到了东方的那个皇帝手里没有?……

康熙皇帝换下那厚重的黄色巨蟒朝服后,感觉轻松了许多。这一天做了几件实实在在的事情,经御批,郑成功之孙郑克爽迁葬回原籍郑氏祖茔,一同迁葬有郑成功之子郑经。既然台湾与大清朝版图都划了一,陈年旧账就不必算了。

布伦德克家的大头吕讷堡家族特意聘请他过来,在很多方面把莱布尼茨比了下去。此次莱布尼茨花了大力气,花费近六个月设计出这台计算器,正为一雪前耻。

“有那么神奇?那就计算一下试验一下吧!”公爵有点不太相信。当输入的数据全部被亚里士多德“吃”掉后,每一个结果出来都让人啧啧惊叹。

“威廉,让亚里士多德帮吕讷堡家族核一下他们还欠我多少债务。”有了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宝贝后,奥古斯特公爵看来是迫不及



一代船王的传奇人生 作家出版社

“素珍,赵素珍!”有个高个子年轻伤员喊着走来,他右手被血污的三角巾吊挂在胸前,左手拿着两根油条,“素珍,油条,你最喜欢吃的。”

“啊,太好了!”赵素珍接过高个子伤员手中的油条,“李坤山,你吃了没有?”李坤山笑答:“吃了。”

赵素珍身边的难童齐仰脸盯着她手中的油条。赵素珍两眼发热,她咬了一小口油条咀嚼,就把油条都分发了难童们。卢作孚看着,眼睛红了。

“啊,你是卢次长!”李坤山朝卢作孚敬礼。

“你?”卢作孚想不起来在何处见过他。李坤山道:“我们部队乘坐‘民主’轮上前线,我在轮船上见过你,是在底舱,你赶过来劝架。”

卢作孚笑起来,笑道:“啊,你就是那个最先出来劝架的士兵,那个胡子老兵还呵斥你这个新兵蛋子呢。”

“对,就是我!”李坤山好高兴,“那胡子老兵是我们班长,他和我们大家都好谢谢你,谢谢你让船员们把席子都给了我们。班长说,他服你了,你还让侯占林副连长不要处罚他们!”

卢作孚笑,亲切地看他那受伤的右手:“伤得重不?”

“子弹打到骨头里去了,胡子班长非要我回后方开刀。”李坤山说。

“啊,你们侯副连长和班长还在

前线?”卢作孚问。

“在,仗打得很苦。”李坤山说,“我开了刀就又回前线去。”

卢作孚听了,好感动。见赵素珍目视李坤山,双目潮润,晓得他两个人有话要说,就告辞:“好,你们谈,你们谈。”

赵素珍、李坤山、卢作孚记住了这两个年轻人的名字。

他本是想去跟赵素珍摆谈一下的,谈啥子呢?该如何把这些难童运走?可牌分明是在自己手里。人家倒是要问你卢作孚有啥办法把这些难童运走呢,长时间滞留在这里,不仅危险大,而且吃饭也是个大问题。唉,船,又回到这“船”上来,就只有这些船,要在短短40天内运走这些人员和物资,哪个办?卢作孚加快脚步走,搅脑汁盘算。

忽然,警笛大作,人群骚动,齐涌过来。卢作孚这才发现,自己走到12码头来了。

“伤兵闹事!” “宪兵队的人来了!” 卢作孚被挤涌到了人群堆里。

宪兵们挟持着一个杵拐状的伤员走。“放开,老子不怕你们宪兵!为什么不给我们安排排船,老子是有功之臣!”

宪兵们不管,依旧将这伤员挟持着走。这时候,一个伤员冲了上去,单臂推搡宪兵,破口大骂:“崽儿,你放开我们副团长,他为我们要求坐轮船去重庆有那点儿错?你们为啥子老不安排我们上船?未必只有那些大官老爷大官太太才可以坐船?我们在宜昌都等了十多天了。”说着,捞起右手衣袖,露出伤口,你们给老子睁大眼睛看清楚,看清楚这伤口!指副团长,“你们再看着他,脚脚都差点儿没有!”你们看清楚,我们是打日本鬼子负伤的伤兵,不是逃兵!我们副团长

打台儿庄那阵,你们在哪里?赶快去跟当官的说,马上给我们安排上船!”

卢作孚看清楚了,这个伤员正是他刚才看见的李坤山。又看见那个赵素珍跟了过去,落泪喊:“坤山,李坤山,你莫要去惹宪兵!”

“叭!”枪声响了,不晓得是哪个开的枪。

人群大乱。伤兵们怒了,齐涌上来,不少伤兵带有武器。宪兵们一时不知所措,端起美式冲锋枪,拉动了扳机。险情一触即发。

“呜——”刺耳的防空警报响了。伤兵们护送到副团长身边。

满面血污的副团长仰天长笑:“小日本鬼子,我堂堂中国军人不躲,就朝我这儿炸,朝我射击,莫他妈欺负手无寸铁的老百姓!”

伤兵们也都不躲闪。赵素珍紧依在李坤山身边。卢作孚感动了,走到副团长跟前。副团长看见卢作孚,双目放光:“你是卢总!”

卢作孚笑:“我是卢作孚。”跟在卢作孚身边的童生说:“他是国民政府新任交通部常务次长、民生公司总经理。”

卢作孚问副团长:“认识王铭章吗?”

“认识。”副团长说:“他是我们川军22集团军125师师长。他今年3月在滕县保卫战中牺牲了。”

卢作孚说:“是我们民生公司的‘民生’轮运送将军遗体回重庆的……”

副团长呵呵道:“卢总,你不认识我了,我是谢长富呀!”

卢作孚确实没有认出血肉满脸的谢长富来,仔细看看,感动地笑:“啊,长富,谢团长,真是你啊!”

二人展臂拥抱,都高兴、激动。卢作孚打听了侯占林,才晓得谢长富就是侯占林他们团的副团长,就是他留下并提拔侯占林当了副连长的,更是高兴,就对谢长富说了他女儿谢红娟的近况,说谢长富不错,一切都好,让他放心。谢长富两眼发热,连声道谢。

股骨头坏死 纯中药经康复雾化导入 专治缺血性 无菌性骨坏死 预约挂号: 68635795

鱼鳞病 采用特效药物治疗 预约挂号: 67936478

鱼鳞病 预约挂号: 63671416

皮肤病 预约挂号: 67936478